



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
最适合 9-16 岁孩子阅读的经典译本



祖母的故事

Contes d'une grand-mère

[法国] 乔治·桑著 甘露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

祖母的故事

Contes d'une grand-mère

[法国] 乔治·桑 著 甘露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祖母的故事 / (法) 桑著; 甘露译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5

(全球最经典的一百本少儿书)

ISBN 978-7-5399-9097-2

I. ①祖… II. ①桑… ②甘… III. ①童话—法国—近代 IV. ①I565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57240 号

- | | |
|-------|---|
| 书 名 | 祖母的故事 |
| 著 者 | (法) 乔治·桑 |
| 译 者 | 甘 露 |
| 责任编辑 | 邹晓燕 黄孝阳 |
| 出版发行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|
| 出版社地址 |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 |
| 出版社网址 | http://www.jswenyi.com |
| 经 销 |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|
| 印 刷 |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|
| 开 本 | 880×1230 毫米 1/32 |
| 印 张 | 6 |
| 字 数 | 110 千字 |
| 版 次 |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|
| 标准书号 | ISBN 978-7-5399-9097-2 |
| 定 价 | 28.00 元 |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CONTENTS

会说话的橡树 / 001

小狗与灵花 / 041

提坦的风琴 / 090

花儿说 / 117

红色战斧 / 131

灰尘仙子 / 145

牡蛎精灵 / 160

大眼睛仙子 / 172

会说话的橡树

——致布朗奇·埃米克小姐

从前，在塞尔纳斯的森林里，有一株粗壮的老橡树。这株橡树少说也得有五百多岁了，它被雷电击中过许多次，又重新长出了新的树冠，虽然像被什么压得很扁，却也算得上枝叶茂密、绿意盎然。

很长时间以来，这株橡树的名声都不太好。听邻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们讲，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，这株橡树曾经开口说过话，还吓唬过想在它树荫下歇脚的旅人。听他们讲，曾经有两个过路人想要在树下避避雨，结果却遭到了雷击。一个当场丧命，另一个及时逃开了，却也吓得不能不轻。当时，那个人听见一个声音警告说：

“快点走开！”

故事太过久远，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。虽然这株橡树还被人们称

作是“会说话的橡树”，可牧人们却并不害怕接近它。然而终于有一天，在艾米的奇妙遭遇发生后，这株橡树会巫术的名声便被人传得越发神乎其神了。

艾米是个可怜的牧猪小孩儿。他是个孤儿，生活很不幸，不光住不好、吃不饱、穿着破烂，对于那些他迫于贫苦而去牧养的畜生们，艾米也十分讨厌。艾米很怕它们，它们实际上比看起来更加狡猾，而且从来都不把艾米当主人看。艾米每天一大早就出门，把它们赶到树林里去吃橡树籽，晚上再把它们赶回到村子里。要是你看到一个孩子衣着破烂，露出小脑袋，头发被风吹得竖起，你一定会从内心深处升起一股子怜悯的情绪来，更别提他那苍白瘦弱的小身板儿，浑身沾满了烂泥，脸上也满是悲戚的神色，时刻像是受到惊吓一般，仿佛受尽了世间的苦难。在他前面，是一群乱喊乱叫的猪，它们斜睨着眼睛，把头埋得低低的，却气势汹汹，仿佛随时准备挑衅一番。在清晨的第一缕曙光中，路人们要是看到他追赶着猪群，跑在薄雾茫茫、欧石楠丛生的昏暗路上，或许会有一瞬间以为自己窥见了狂风中旷野的私语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个可怜的牧猪小孩儿也不是不能像其他孩子那样，既漂亮又惹人喜爱。只是，他从来没有和我的小读者们一样，得到同龄孩子所拥有的悉心照料和幸福生活。他不会阅读，可以说是大字不识一个，平日里说的话也尽是最简单的词语。他胆子小，连开口要些果腹的

东西也不敢，要是哪一天人们把他给忘了，他也只能怨自己倒霉。

有天晚上，猪群自己回到了猪圈里，一直到晚饭的时候，我们的小牧猪人还迟迟没有归来。直到大伙儿把萝卜汤都喝干净了，才发现少了艾米。东家让他的一个儿子去喊艾米，可东家儿子回来的时候却说，艾米他既不在猪圈，也没待在谷仓里。要知道，他平时都是睡在谷仓的稻草堆上的。大家觉得艾米一定是跑去了附近的姨妈家，于是不再管他，各自睡觉去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大家去了艾米的姨妈家，却惊奇地发现，他压根儿没在那里过夜。昨天晚上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见过他的踪迹。大家开始向周围的人打听，然而谁也不知道艾米去了哪里。大家又到森林里去寻觅，却也一样徒劳而返，于是纷纷猜测，或许他已经被森林里的野猪和狼群吃掉了。可奇怪的是，森林里既没有艾米平时用来牧猪的小草锄，也没留下他平日里穿着的破烂衣服。难道艾米离开村子，到外面去流浪了吗？东家可不觉得艾米的离开是什么损失：这孩子真是一点儿也不称职，既不知道爱护自己的牲口，也不知道怎么让那些畜生们听他的话。

为了把一年剩下的日子挨过去，东家又重新雇了一个新的牧猪人，可艾米的失踪仍然让村子里的其他孩子陷入了恐惧之中。据说，有人最后一次看到艾米的时候，他正走过那株会说话的橡树旁，或许就是

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可怜的艾米遭遇了不测。新来的牧猪人因此非常小心，从来不带猪群经过那株橡树，其他的孩子玩耍的时候，更是离那块地方远远的。

你们或许要问了，那艾米到底怎么样了呢？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跟你们讲。

那是艾米最后一次赶着猪群进到森林里，在距离那株粗壮的橡树不远的地方，他看到一簇开着花的野蚕豆。这种野蚕豆长着成串的蝶形花冠，有着玫瑰的颜色，非常迷人；花的下面长着块状的根，有榛子那么大，虽然有些苦涩，但整体味道还是很甜的。穷苦的孩子很喜欢吃这种块根，虽然不值几个钱，但到底还算得上是种食物。猪也对这种小东西很嘴馋，此刻已经跃跃欲试要上前抢食一番。当我们说起古代生活在我们国家中部、“食根为生”的隐士时，能想到他们最常吃的东西，大概就是这种野蚕豆的块根吧。

艾米知道，这些野蚕豆还没到好吃的时候，因为现在刚刚是初秋。不过，他想先标记一下位置，这样等以后蚕豆秆和花朵都变干的时候，挖起来就容易得多了。这时，一只小猪跟在他的后面，趁他不注意开始拱起土来，眼见着就要把野蚕豆都毁了。艾米看到这个贪吃的蠢东西只会白白糟蹋了蚕豆，匆忙地一锄头打在了那只小猪的鼻子上。铁锄刚刚擦过，在猪的鼻子上留下了浅浅的伤痕，这只猪一下子就发出

了尖利的叫声，好像在预警一般。你们知道，这些畜生总会团结一心，几声痛苦的嚎叫之后，它们仿佛就要同仇敌忾了。再加上它们早就对艾米怀恨在心：艾米从来也没有爱抚过它们一下，也未曾给过它们哪怕一句赞美。猪群聚集起来，争先恐后地朝他嘶叫，将他团团围住，仿佛要吞掉他似的。可怜的孩子撒腿就跑，猪群则在后面紧追不放。你们也知道，这些畜生速度快得惊人，艾米勉强跑到大橡树下，沿着粗糙的树干爬到了上面。这群粗野的畜生仍然没有善罢甘休，又是嚎叫，又是威胁，试图拱起橡树，把树放倒。不过，这株“会说话的橡树”的根可是够大的，压根儿不会把这群蠢猪放在眼里，一直到太阳下山，这群进攻者才不甘心地鸣金收兵，决定回到农庄里去。而我们可怜的艾米呢，他知道，自己要是跟在猪群后面回村的话，一定会被它们吃掉，所以他下定决心，再也不回去了。

艾米很清楚，一直以来，这株橡树都被认为是中了魔法的。但是在他的生活里，苦难和厄运已经够多了，他都没有精力去管什么妖魔鬼怪的事。艾米从小就生活在困厄中，姨妈对他十分严苛，强迫他去牧猪，也不管他是多么害怕那些畜生。艾米天生就对猪有一种恐惧，可姨妈却坚持认为怕猪是他的错。每次他去看姨妈，央求她把自己留在她的身边，她总会抽他一顿，然后把他赶出来。因此艾米很怕他的姨妈，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能够到隔壁的村子里去牧羊，他希望那里的

人们不像这里一般贪婪吝啬，对待他也不至于那么凶狠。

所以，当猪群离开的那一刻，艾米因为摆脱了它们凶恶的嘶叫和威胁，只感到一阵欣喜，他决定就在树上过夜。艾米灰褐色的布袋子里还有一点面包，刚刚被猪群围攻时，他一点儿也没想起来吃东西。他先把面包吃掉了一半，剩下的明天早上再吃。吃完了之后呢？就看仁慈的上帝怎么安排了！

小孩子们都睡着了，可艾米却难以入眠。他的身体很虚弱，常常燥热多梦，晚上也睡不好。他在两根裹满苔藓的大树枝中间，尽量让自己舒服地躺着，非常想入睡，但风吹得树叶低声吼叫，枝叶嘎吱作响。艾米感到一阵恐惧，开始胡思乱想起山魃鬼怪。冥冥中，他甚至听到一个尖细的声音，带着轻微的怒气，一遍又一遍地对他说：

“走开，离开这里。”

开始时，艾米身上颤了颤，嗓子一阵干涩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。但随着风声渐息，橡树发出的声音也变得轻柔起来，那柔和而慈爱的音调，仿佛在艾米的耳边低语：“走吧艾米，离开这儿……”艾米忽然有了回答它的勇气，说道：

“橡树，我的好橡树，别赶我走。如果我现在下去，夜游的野狼会把我吃掉的。”

“走吧，艾米，走吧。”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却是愈发地温和了。

“我亲爱的、会说话的橡树，”艾米做出哀求的语气，“不要把我丢给狼群。你曾将我从猪的利齿下解救出来，方才又那么温柔地对我，就再行行好吧。我是个穷苦可怜的孩子，既不愿、也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，今夜就请守护我吧。明早你一开口，我就离开这里。”

那声音于是不再反对，月光给树叶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银色。艾米心想，橡树是允许他留下了，又或许，刚刚他听到的声音只是幻觉而已？渐渐地，他睡着了。奇怪的是，这一次他竟没有做梦，而是一觉睡到了天亮。醒来后，他爬下树，抖落了沾湿他破旧衣衫的露水。

“不管怎样，”他对自己说，“我得回到村子里去，我要告诉姨妈，那群猪想吃了我，我被它们逼得紧，只能在树上躲了一夜。或许这样，她就会给我换一份差事了。”

艾米把剩下的面包吃掉，将要动身时，他想谢谢那株橡树：它庇护了自己一天一夜。

“再见了，谢谢你，我亲爱的橡树，”艾米亲吻着树皮说，“我再也不害怕你了，以后我还会来看你，向你表达我的感谢的。”

他穿过旷野，朝着姨妈家的茅屋走去，到了村里的农场旁，他听到围墙那边有小孩儿在说话。

“反正，”其中一个孩子说，“那个放猪的小子没有回来，他姨妈家也找不到，那家伙就这样把猪扔下不管！他就是个没良心的懒蛋！要

是让我碰上了，我一定用木鞋抽得他满地打滚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我也不用跑到野外放猪。”

“放猪有什么不好呢？”另一个孩子说道。

“我这个年纪还要放猪，简直是对我的侮辱。”第一个孩子回答，“要是是一个十岁的孩子去放猪还差不多，就像那个小艾米。可要是一个人已经十二岁了，他就有权利去放母牛，或者至少也是去放牛犊子了。”

两个小孩儿的谈话被他们的父亲打断了。

“还不快去，”父亲吼道，“赶快去干活儿！至于那个倒霉的牧猪娃，要是被狼吃了，只能算他倒霉；可要是被我发现他还活着，看我不狠狠地揍他一顿。就算他跑到他姨妈那里哭诉也没用，她早就打定主意让他跟猪一起睡，好教他学学怎样让猪听他的话，好好磨磨他的脾气！”

艾米被这番威胁吓得呆住了，真的以为要大祸临头。他跑到麦秸垛里藏了一天，到了晚上，一只山羊回到羊圈里，停下来不动，在吃着什么草料，这让艾米有机会挤到羊奶。他拿木钵挤满了两三碗奶，喝下去之后，他又躲回了麦垛里，一直到晚上。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，所有的人都陷入到梦乡中，艾米才溜进谷仓里，把他的东西取出来，包括前几天东家给他的、还没有被姨妈要去的几个埃居^①，冬天用得

^① 埃居：法国古货币的一种。

上的一张山羊皮和一张绵羊皮，一个陶罐，还有几件破旧不堪的衣裳。他把所有的物件都塞在包里，走进院子，轻手轻脚地翻过栅栏，生怕发出响动。尽管如此，当他走过猪栏时，那群该死的畜生不知是闻到了他的气味还是听到了他的声音，又开始尖利地嚎叫。艾米生怕东家从浅睡中醒过来，去给猪圈添草料，于是不敢稍作逗留，一口气跑到会说话的橡树前。

“现在我又回来了，我亲爱的朋友，”他对橡树说，“让我再在你的枝干上度过一夜吧，如果你同意了，就说句话好吗？”

橡树没有回答，四下一片安静，甚至连树叶都仿佛静止了一般。艾米想，不说话就代表它答应了。尽管艾米背上了全部的家当，他还是很敏捷地爬到了昨夜栖身的那根粗壮的树枝上，并在那里度过了安稳的一夜。

第二天天亮了，艾米想要找一个合适的地方，把他的钱和包裹藏起来，因为他还没想妥法子，怎么逃出村庄，而不是被人发觉再抓回去。他在头顶上方摸索，在大橡树的主干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洞，这个洞是很久之前被雷劈出来的，因为洞的四周已经生出了一圈很大的凸起。在这个洞穴的底部，是一些灰烬，还有闪电劈碎的木屑。

“说真的，”艾米自言自语道，“这里用来做床实在是既舒适又暖和，也不用担心在睡梦中掉下去，虽然地方不大，但我睡起来足够了。

不过还是要看看，希望没有别的什么凶猛的动物已经在里面安了家。”

他在这个避风港里四处摸索，发现顶上破了个窟窿，雨天会有些漏水，因此洞里面有些潮潮的。不过，艾米思忖，只要用一点苔藓把窟窿堵住就好了。而且，似乎有只猫头鹰已经在隔壁筑了巢。

“我不会打扰到你的，”艾米心想，“不过，我可能要把咱俩之间的通道堵上。这样一来，咱们都有自己的空间了。”

艾米收拾了小巢，准备好晚上过夜，又把包裹藏好，自己坐在树洞里，腿搁在树枝上，开始模模糊糊地设想，或许这样，自己就可以在树上生活下去了。不过这株橡树要是长在森林中间而不是森林边缘就好了，这样的话，就不会被过路放牧的羊倌、猪倌发现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自从他失踪之后，这棵树就变成了吓人的东西，哪里有人再敢靠近它。

不久他开始觉得肚子饿，尽管他平日的食量很小，可自从昨天晚上以来，他就没吃什么能填饱肚子的东西。要不要去把那些还没熟的野蚕豆挖出来吃呢？他记得自己做标记的地方离这里只有几步之遥。又或者他可以到树林深处去，找些栗子充饥？

当他准备爬下树时，艾米发现自己放脚的树枝并不是大橡树身上长出的树枝，而是属于旁边一棵树，那棵树漂亮厚实的枝干和橡树的枝子交缠在了一起。艾米大着胆子，尝试着从伸过来的树干攀到了旁

边的那棵树上，而那棵树又紧挨着另外一棵树，很容易再跨过去。艾米轻盈得如同一只松鼠，从一棵树攀到另一棵树上，一直到了栗树林那里。在那边，他采了许多栗子，栗子还很小，也没有熟透，但他管不了那么多。他要到烧炭的炉子那里把栗子烧熟。炉子是以前烧炭工留下的，已经荒废很久了，躺在不为人知的废弃角落里。艾米从树上下来，终于重新体会到了人们所说的“脚踏实地”的感觉。炭窑边沿留下一圈火痕，边上又重新长出几枝小树杈，旁边还有些半焦的碎炭。艾米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一堆木炭，用刀背击打石块，用干树叶接住火星，并且用老树上的火绒点燃——森林里到处都是这样的老树。他又在附近的小沟里取了水，用随身带的陶罐盛着，把栗子烧熟。陶罐盖子上有个孔，用来煮东西刚刚好，这样的家伙，当地的牧民们几乎人手一个。

过去，因为放牧的路程太遥远，艾米经常只有晚上的时候才回农庄去，因此他知道如何在野外填饱肚子。所以无论是在森林空旷的灌木丛里找些覆盆子果腹，还是找些野生的桑葚一饱口福，对艾米来说，都不是什么难事。

“看看吧，我真是找到了一个绝佳的厨房和餐厅。”艾米心想。

他动工疏通附近的一条浅溪，用锄头除去腐烂的植被，挖出了一个小小的蓄水池，再放些泥水轻轻冲进去，用沙子和石头把水过滤干

净。这项工程他一直干到太阳落山。结束之后，他收起罐子和锄头，重新爬上树枝——这些树枝已经经过检验，足够结实，又循着那条“松鼠之路”，从一棵树攀到另一棵树上，一直回到那棵他栖身的橡树。他带回来满满一捧的干蕨菜和干苔藓，把它们一起放在收拾干净的树洞里铺床。隔壁的猫头鹰有些躁动不安，啼叫声清晰地传入他的耳朵里。

艾米心想，它要么搬走，要么就得适应新邻居。现在大橡树可不是它自己的了，当然，也不属于我一个人。

一直以来，艾米就很习惯独自生活，因此并不觉得烦闷。这几天下来，能够摆脱掉以前如影随形的猪群，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他听惯了狼嚎，知道狼群都在森林中央，从不会到他现在栖身的地方来，其他野兽也没有来过。艾米很快就摸清了森林里各种野兽的生活习性：在整个森林里，晴朗的白天是绝对不会遇见这些野兽的，它们只敢在雾天露面，却也不敢十分张狂。有几次，它们悄悄地跟在艾米身后很远的地方，但只要艾米转过身，或者当艾米用刀摩擦锄头，模仿磨刀的声音，它们就会吓得落荒而逃。至于野猪，艾米听到过它们的声音，却从来没有遇见过。它们是神秘的动物，从来不会袭击人。

到了栗子的采摘期，艾米存起一些栗子，藏在离橡树不远的另一个树洞中。可耗子和田鼠总是来大肆劫掠，他不得不又把栗子埋在沙

土里，好保存到次年春天。再说了，艾米有不少可以吃的东西。这片林子已经完全没有了人烟，他本来可以趁夜里偷偷潜到附近的庄稼地挖些土豆和萝卜，可偷窃是他最反感的行为。他在休耕的地里捡回不少蚕豆，又收集牧场的马掉在荆棘里的毛，编成网来捕雀。牧人都懂得马毛的用处，一点儿也不会丢弃。艾米又从栅栏上收拢来许多成团的羊毛，做成枕头。后来，他又做了一个纺锤和一个锭子，学着自己纺线。他从一截失修的栅栏上找到了铁丝，做成编织用的针。铁丝是以前的人用来修栅栏的，艾米拿它又做了捕兔子用的项圈。这样一来，艾米就有袜子穿、有兔肉吃了。他变成了森林里最敏捷的猎手，昼夜窥伺猎物的习性，洞察了这片荒原和广袤森林的所有奥秘。只要是他布下了陷阱，就没有捉不到的猎物。

多亏了一个呆傻的老乞丐，他甚至还有数不清的面包可以吃。那个老乞丐每个礼拜都会打这里经过，卸下满满当当的褡裢，在树下歇歇脚。艾米见她来，便在头上蒙块山羊皮，从树上溜下来，拿些野味跟她换面包。她有时会怕艾米，怕的时候就只是傻笑，乖乖顺从。

安逸的冬日就这样过去了，又到了酷热难耐、雷雨交加的夏天。起先，艾米很怕打雷，因为附近的树被雷劈中过好几回。不过他又注意到，这株会说话的橡树在很久以前折断了树冠，后来长出了伞一样的树顶，所以不太招雷——爱招雷电的往往是那些更高、更尖的树。